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隨筆卷十二 十八則

宋 洪邁 撰

利涉大川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益中孚指巽體而言渙指坎巽而言蓋坎為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為木木可為舟楫以濟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渙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

利實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蠱則中爻有坎同人大畜則中爻有巽頤之反對大過方有巽體五去之遠所以言不可涉上則變而之對卦故利涉云

光武棄馮衍

漢室中興固皆光武之功然更始既即天子位光武受其爵秩北面為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詔令罷兵辭不受召於是始貳焉更始方困於赤眉而光武殺其將謝躬苗曾取洛陽下河東翻為腹心之疾後世以成敗論

人故不復議予謂光武知更始不材必敗大業逆取順守尚為有辭彼鮑永馮衍始堅守并州不肯降下聞更始已亡乃罷兵來歸曰誠慙以其衆幸富貴其忠義之節凛然可稱光武不能顯而用之聞其言而不悅永後以他立功見用而衍終身擯斥羣臣亦無為之言者吁可歎哉

恭顯議蕭望之

宏恭石顯議置蕭望之於牢獄漢元帝知其不肯就吏

而訖可其奏望之果自殺帝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乃已王氏五侯奢僣成帝内銜之一旦赫怒詔尚書奏誅薄昭故事然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竇憲恃宮掖聲勢奪公主園章帝切責有孤雛腐鼠之比然竟不繩其罪三君之失政前史固深譏之矣司馬公謂元帝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其欺既明終不能治可謂易欺而難寤也予謂師傅大臣進退罪否人主當決之於心何為謀及宦者且望之先時已嘗下

廷尉矣使其甘於再辱忍恥對吏將遂以恭顯之議為是耶望之死與不死不必論也成帝委政外家先漢顛覆章帝仁柔無斷後漢遂衰皆無足責

鼂錯張湯

鼂錯為內史言事輒聽幸傾九卿及為御史大夫權任出丞相右張湯為御史每朝奏事國家用日旰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蕭望之為御史意輕丞相遇之無禮三人者賢否雖不同然均為非誼各以他事至死抑

有以致之邪

逸詩書

逸書逸詩雖篇名或存旣亡其辭則其義不復可考而孔安國注尚書杜預注左傳必欲强爲之說書汨作注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單作明居注云咎單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注云義取寛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如此之類予頃教授福州日林之奇少頴爲書學諭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

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九共槀飫咎之可也其説最純明可嘉林君有書解行於世而不載此語故為表出之

刑罰四卦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勑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為離豐賁下卦為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

為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為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巽為魚

易卦所言魚皆指巽也姤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九四無魚井內卦為巽故二有射鮒之象中孚外卦為巽故曰豚魚吉剝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為姤其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為遯則六二九三九四乃巽體三陰生而為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巽體四

陰生而為觀則上三爻乃巽體至五陰為剥則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或曰說卦不言巽為魚今何以知之曰以類而知之說卦所不該者多矣如長子長女中女少女見於震巽離兊中而坎艮之下不言為中男為少男之類他可推也

三省長官

中書尚書令在西漢時為少府官屬與太官湯官上林

諸令品秩畧等侍中但為加官在東漢亦屬少府而秩稍增尚書令為千石然銅印墨綬雖居幾要而去公卿甚遠至或出為縣令魏晉以來浸以華重唐初遂為三省長官居真宰相之任猶列三品大歷中乃升正二品入國朝其位益尊敘班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為親王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見任宰相帶侍中者才五人范魯公質趙韓王普丁晉公謂馮魏公拯韓魏王琦尚書令又最貴除宗王外不以假人趙韓王韓魏王始贈真

令韓公官止司徒及贈尚書令乃詔自今更不加贈蓋不欲以三師之官贅其稱也政和初蔡京改侍中中書令為左輔右弼而不置尚書令以為太宗皇帝曾任此官殊不知乃唐之太宗為之故郭子儀不敢拜非本朝也

王珪李靖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評事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

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云云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鬚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觀此詩疑指王珪珪相唐太宗贈禮部尚書然細考其事大不與史合蔡絛詩話引唐書列女

傳云珪母盧氏識房杜必貴質之此詩則珪母乃杜氏
也桐江詩話云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按唐
列女傳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
如晦善二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必貴蔡説妄云有
傳又誤以李為盧皆不足辨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
成與秦王不睦以權相傾珪為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
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長年位居東宮無大
功以鎮服海内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自擊之以取功

名建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之事起高祖責以兄弟不睦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還任用久之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徵盡心所事我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唐書載李氏事亦采之小說恐未必然而杜公稱其祖姑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别無姓王者真不可曉也又有杜光庭虬鬚客傳云隋煬帝幸江都命楊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布衣往謁竊其一妓

道遇異人與俱至太原因劉文静以見州將之子言其真英主傾家資與靖使助創業之舉即太宗也按史載唐公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後高祖定京師將斬之而止必無先識太宗之事且煬帝在江都時楊素死已十餘年矣此一傳大抵皆妄云

虎夔藩

黄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汲烹寒泉窟伐燭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

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云課隸人入谷斬陰木晨征暮返我有藩籬是闕是補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摚突夔人屋壁列樹白桃鏝焉墻實以竹示式遏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其詩句有云藉汝跨小籬乳獸待人肉虎穴連里閭久客懼所觸乃知魯直用此序中語然杜公在夔府所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用之又寺齋睡起絕句云人言九事八為律儻有

江船吾欲東按主父偃傳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謂八事為律令而言則為字當作去聲讀今魯直似以為平聲恐亦誤也

曹操用人

曹操為漢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實後世之所難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謀臣共濟大事無待贊說其餘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恐關中諸將為害則屬司隷校尉鍾繇以西事而馬騰

韓遂遣子入侍當天下亂離諸軍乏食則以棗祗任峻建立屯田而軍國饒裕遂芟羣雄欲復鹽官之利則使衛顗鎮撫關中而諸將服河東未定以杜畿為太守而衛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習為刺史而邊境肅清揚州陷於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劉馥而恩化大行馮翊困於鄜盜付之鄭渾而民安寇滅代郡三單于恃力驕恣裴潛單車之郡而單于讋服方得漢中命杜襲督留事而百姓自樂出徙於洛鄴者至八萬口方

得馬超之兵聞當發徙驚駭欲變命趙儼為護軍而相率還降致於東方者亦二萬口凡此十者其為利豈不大哉張遼走孫權於合肥郭淮拒蜀軍於陽平徐晃却關羽於樊皆以少制衆分方面憂操無敵於建安之時非幸也

漢士擇所從

漢自中平黃巾之亂天下震擾士大夫莫不擇所從以為全身遠害之計然非豪傑不能也荀彧少時以潁川

四戰之地勸父老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或獨率宗族往冀州袁紹待以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去而從曹操其鄉人留者多為賊所殺表紹遣使迎汝南士大夫和洽獨往荆州劉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其留者多為表所害曹操牧兖州陳留太守張邈與之親友郡士高柔獨以為邈必乘間為變率鄉人欲避之衆皆以曹張相親不然其言柔

舉家適河北邈果叛操郭嘉初見袁紹謂其謀臣辛評等曰智者審於量主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難與共濟大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盍去乎評等曰袁氏今最强去將何之嘉不復言遂去依曹操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出曰真吾主也杜襲趙儼繁欽避亂荆州儼數見奇於表襲曰所以俱來者欲全身以待時耳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及天子都許儼曰曹鎮東必能濟華夏吾知歸矣遂詣操河間邢顒在無終聞操定冀州謂田疇

曰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顯天民之先覺者也孫策定丹陽呂範請暫領都督策曰子衡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範曰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從之周瑜聞策聲問便推結分好及策卒權立瑜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服事焉諸葛亮在襄陽劉表不能起一見劉備事之不疑此諸人識見如是安得困於亂世哉

劉公榮

王戎詣阮籍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此事見戎傳而世説為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

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二者稍不同公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顧不蒙一杯於人乎東坡詩云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蓋用前事也

元豐官制

元豐官制初成欲以司馬公為御史大夫又將俟建儲時以公及呂申公為保傅元祐初起文潞公於既老議處以侍中中書令為言者所攻乃改平章軍國重事自

後習以為制不復除此等官以謂前無故事其實不然也紹興二十五年中批右正言張扶除太常卿執政言自來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以為國子祭酒近歲除莫濟秘書監濟辭避累日然後就職已而李燾陳騤鄭丙皆為之均曰職事官何不可除之有

耳餘袁劉

張耳陳餘少時為刎頸交其後爭權相與致死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

以懼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失益州翟讓提兵授李密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鎮之衆付高歡而卒斃於歡手紹容歡忘其所自不足深責孰謂玄德之長者而忍為此邪

周漢存國

周之初諸侯千八百國至赧王之亡所存者才八國耳七戰國與衛也然趙韓魏分晉而立齊田氏代姜而興其有土各不及二百年俱非舊邦秦始皇乃呂氏子楚

幽王乃黄氏子所謂嬴芊之先當不歆非類然則惟燕衛二姬姓存而衛至胡亥世乃絶若以為召公康叔之德則周公豈不及乎漢列侯八百餘人及光武而存者平陽建平富平三侯耳建平以先降梁王永奪國平陽為曹參之後富平為張安世之後參猶有創業之功若安世則湯子也史稱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然輕重其心殺人亦多矣獨無餘殃乎漢侯之在王莽朝皆不奪國光武乃但許宗室復故餘皆除之雖酇侯亦不紹封

不知曹張兩侯何以能獨全也

曹操殺楊脩

曹操殺楊脩之後見其父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古文苑載操與彪書數脩之罪以為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且贈彪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枝青牸牛二頭八百里驊騮馬一匹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驅使二人又遺其妻裘韡有心

青衣二人錢絹甚厚卞夫人亦與袁夫人書云賢郎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明公性急輒行軍法以衣服文絹房子宫錦香車送之彪及袁夫人皆答書引愆致謝是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袁公四世宰相為漢宗臣固操之所忌彪之不死其手幸矣嗚呼危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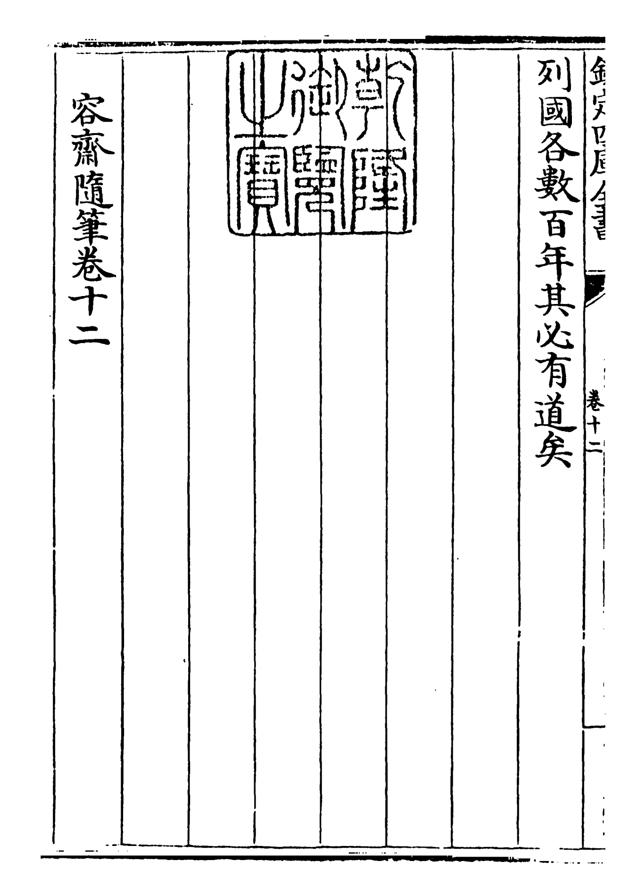
古人重國體

古人為邦以國體為急初無小大强弱之異也其所以自待及以之待人亦莫不然故執言修辭非賢大夫不

能盡楚申舟不假道於宋而聘齊宋華元止之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及楚子圍宋旣急猶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鄭三卿為盜所殺餘盜在宋鄭人納賂以請之師慧曰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宋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其賂晉韓宣子有環在鄭商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

邑也亦弗為也晉合諸侯於平丘子產爭貢賦之次子大叔咎之子產曰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鄭駟偃娶于晉偃卒鄭人舍其子而立其弟晉人來問子產對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楚因鄭印堇父獻于秦鄭以貨請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弗從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讀此數事知春秋

列國各數百年其必有道矣



容齋隨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隨筆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蔣鳳壯

容齋隨筆卷十三 十八則

宋 洪邁 撰

諫說之難

韓非作說難而死於說難葢諫說之難自古已然至於知其所欲說迎而拒之然卒至於言聽而計行者又為難而可喜者也秦穆公執晉侯晉陰飴甥往會盟其為晉游說無可疑者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曰必報讎君子曰必報德秦伯曰國謂君何曰小人謂之

不免君子以為必歸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遂歸晉侯
秦伐趙趙求救於齊齊欲長安君為質太后不肯曰復
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后盛氣而胥之入
知其必用此事來也左師徐坐問后體所苦繼乞以少
子補黑衣之缺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曰甚於婦人
然後及其女燕后乃極論趙王三世之子孫無功而為
侯者禍及其身后既寤則言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於
是后曰恣君之所使長安遂出質范雎見疎於秦蔡澤

入秦使人宣言感怒雎曰燕客蔡澤天下辯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奪君位雎曰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奪我位乎使人召澤謂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有之乎對曰然即引商君吴起大夫種之事雎知澤欲困已以說謬曰殺身成名何為不可澤以身名俱全之說誘之極之以閎夭周公之忠聖今秦王不倍功臣不若秦孝公楚越王雎之功不若三子勸其歸相印以讓賢雎竦然失其宿怒忘其故辯敬受命延入

為上客卒之代為秦相者澤也秦始皇遷其母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殺之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請諫王召鑊將亨之焦數以桀紂狂悖之行言未絶口王母子如初吕甥之言出於義左師之計伸於愛蔡澤之説激於理若茅焦者真所謂劘虎牙者矣范雎親困穰侯而奪其位何遽不如澤哉彼此一時也

韓馥劉璋

韓馥以冀州迎袁紹其僚耿武閔純李歴趙浮程渙等

諫止之馥不聽紹既至數人皆見殺劉璋迎劉備主簿黄權王累名將楊懐高沛止之璋逐權不納其言二將後為備所殺王浚受石勒之詐督護孫緯及將佐皆欲拒勒浚怒欲斬之果為勒所殺武純懐沛諸人謂之忠於所事可矣若云擇君則未也嗚呼生於亂世至死不變可不謂賢矣乎

蕭房知人

漢祖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自追之上罵曰諸將亡者

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亡雙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乃拜信大將遂成漢業唐太宗為秦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喬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乃表留幕府遂為名相二人之去留係興替治亂如此蕭房之知人所以為莫及也樊噲從高祖起豐沛勸霸上之還解鴻門之厄功亦不細矣而韓信羞與為伍唐儉贊太宗建大策發蒲津之謀定

突厥之計非庸臣也而李靖以為不足惜蓋以信靖而視噲儉猶熊羆之與狸狌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必待將如韓信相如杜公而後用之不亦難乎惟能寘蕭房於帷幄中拔茅彚進則珠玉無脛而至矣

俞似詩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堂後壁題兩絶句僧云廣州鈐轄俞似之妻趙夫人所書詩句洒落不凡而字畫徑四寸遒健類薛稷極可喜數年後

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隳圮猶能追憶其語為紀於此其一云莫遣韝鷹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轉食膠膠擾擾間林泉高步未容攀興來尚有平生屐管領東南到處山蓋似所作也

吴激小詞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揔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宫姬也坐客

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同是天涯激字彦高米元章壻也

君子為國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為國言辭抑揚率以有人無人占輕重晉以詐取士會於秦繞朝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楚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

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宋受鄭賂鄭師慧曰宋必無人魯盟臧紇之罪紇曰國有人馬賈誼論匈奴之嫚侮曰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然知敵之不可犯猶曰彼有人馬未可圖也一士重於九鼎豈不信然

兊為羊

兊為羊易之稱羊者凡三卦夬之九四曰牽羊悔亡歸妹之上六曰士刲羊無血皆兊也大壯內外卦為震與

乾而三爻皆稱羊者自復之一陽推而上之至二為臨則兊體已見故九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為泰而消兊也自是而陽上進至於乾而後已六五喪羊于易謂九三九四六五為兊也上六復觸藩不能退蓋陽方夬決豈容上兊儼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兊而云不羸者頼震陽之壯耳

晏子揚雄

齊莊公之難晏子不死不亡而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

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巳死而為巳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及崔杼慶封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晏子此意正與豫子所言衆人遇我之義同特不以身殉莊公耳至於毅然據正以社稷為辭非豫子可比也揚雄仕漢親蹈王莽之變退託其身於列大夫中不與高位者同其死抱道没齒與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巳而作也夫誦述新莽之德止能美

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直以戲莽爾使雄善為諛佞撰符命稱功德以邀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

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之語聖賢心學也夫子以告曽子子貢而學者猶以為不同尹彦明曰子貢之於學不及曽子也如此孔子於曽子不待其問而告之曽子復深喻之曰唯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多學而識之之問

果不能知之以為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予一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范淳父亦曰先攻子貢之失而後語以至要予竊以為二子皆孔門高弟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而不復問皆已默識於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貢者為其先然多學而識之之旨也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也故對曰然而即繼以非與之問豈為不能知乎或者至以為孔子擇而告參賜蓋非餘

人所得聞是又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語此乎曾子於一唯之後適門人有問故發其忠恕之言使子貢是時亦有從而問者其必有以詔之矣

裴潛陸俟

曹操以裴潛為代郡太守服烏丸三單于之亂後召潛還美其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寛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寛惠彼素驕恣過寛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埶料之代

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單于反問果至元魏以陸俟為懷荒鎮將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使孤代俟俟既至言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孤而叛帝召俟問曰何以知其然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諸莫弗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悅其稱譽專用寛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孤必將復以法裁之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

帝然之裴潛陸俟可謂知為治之道矣鄭子產戒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寛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寛是以致萑苻之盜故孔子有寛猛相濟之説烏丸高車不知禮法裴陸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漸施之以寛政矣後之人讀紙上語專以鷹擊毛摯為治而不思救弊之術無問華夷吾見其敗也

抜亡為存

燕樂毅伐齊下七十餘城所存者唯莒即墨兩城耳頼

田單之力齊復為齊尺寸之土無所失曹操牧兖州州叛迎呂布郡縣八十城皆應之唯鄄城范東阿不動賴荀彧程昱之力卒全三城以待操州境復安古之人拔亡為存轉禍為福如此多矣靖康建炎間國家不競秦魏齊韓之地名都大邑數百翦而為戎越五十年矣以今準古豈曰無人乎哉

孫吳四英將

孫吳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於策權之雄略然一時

英傑如周瑜魯肅吕蒙陸遜四人者真所謂社稷心膂與國為存亡之臣也自古將帥未甞不矜能自賢疾勝已者此諸賢則不然孫權初掌事肅欲北還瑜止之而薦之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後瑜臨終與權牋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肅遂代瑜典兵吕蒙為尋陽令肅見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吴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别蒙遂亦代肅蒙在陸口稱疾還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

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無復是過也遜遂代蒙四人相繼居西邊三四十年為威名將曹操劉備關羽皆為所挫雖更相汲引而孫權委心聽之吳之所以為吳非偶然也

東坡羅浮詩

東坡遊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從我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

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宫宏宏崇軒轇轕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躡空仰塗綺輅輪囷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予按唐小説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宫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詞三十八句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説魚車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蓋坡公誤以幼霞為少霞耳玄卿之文嚴整高妙非神仙中人嵇叔夜李太

白之流不能作今紀於此云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宫宏宏崇軒巘巘雕珉盤礎鏤檀竦粢碧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横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闥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颯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鵠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為脩桂旗不動蘭幄牙設妙樂競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泠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

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予頃作廣州三清殿碑倣其體為銘詩曰天池北阯越領東鹿銀宫旟旟瑤殿矗矗陛納九函閶披四目楯角儲清簷牙衮縟雕牖紺閒鏤楹熠煜元尊端拱泰上秉籙繡黼周張神光睟穆寶帳流黄温恲結緑翠鳯干旗紫霓溜褥星伯振鷺仙翁立鵠昌明侍几眉連捧纛月節下墮曦輪旁燭湅雨清塵酉雲散瑴鈞籟虛徐流鈴禄續童初渟瀅勾漏蓄縮嶽君有衡海帝維儵中邊何護時節朝宿颸母淪威瘧妃謝

毒丹崖罷徽赤子纍福億齡聖壽萬世宋蘇凡四十句讀者或許之然終不近也

魏明帝容諫

魏明帝時少府楊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愈嚴憚之房玄齡高士廉問少府少監竇德素北門近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大怒謂玄齡等曰君但

知南牙耳北門小小營造何預君事耶玄齡等拜謝夫太宗之與明帝不待比擬觀所以責玄齡之語與夫嚴憚楊阜之事不追遠矣賢君一話一言為後世法惜哉魏史以謂羣臣直諫之言帝雖不能盡用然皆優容之雖非誼主亦可謂有君人之量矣

漢世謀於衆

兩漢之世事無小大必謀之於衆人予前論之矣然亦有持以藉口掩衆議者霍光薨後宣帝出其親屬補吏

張敞言朝臣宜有明言霍氏顓制請罷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今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哀帝欲封董賢等王嘉言宜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成帝初封淳于長其事亦議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于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哀帝乃止是知委曲遷就使恩出君上過歸於下漢代多

如此也

國朝會要

國朝會要自元豐三百卷之後至崇寧政和間復置局
修纂宣和初王黼秉政罷修書五十八所時會要已進
一百十卷餘四百卷亦成但局中欲節次覬賞故未及
上既有是命局官以謂若朝廷許立限了畢不過三兩
月可以投進而黼務悉矯蔡京所為故一切罷之官吏
旣散文書皆為棄物矣建炎三年外舅張淵道為太常

博士時禮寺典籍散佚亡幾而京師未陷公為宰相言宜遣官往訪故府取見存圖籍悉輦而來以備掌故此若緩而甚急者也宰相不能用其後逆豫竊據輙為煨燼吁可惜哉

孫臏減竈

孫臏勝龐涓之事兵家以為奇謀予獨有疑焉云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方師行逐利每夕而興此役不知以幾何人給之又必人

人各一竈乎龎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齊士卒亡者過半則是所過之處必使人枚數之矣是豈救急赴敵之師乎又云度其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龎涓死於此樹之下遂伏萬弩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夫軍行遲速既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差晷刻乎古人坐於車中既云暮矣安知樹間之有白書且必舉火讀之乎齊弩尚能俱發而涓讀八字未畢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為之而不精考耳

蟲鳥之智

竹雞之性遇其儔必鬬捕之者掃落葉為城置媒其中而隱身於後操罔馬激媒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鬬而罔已起無得脫者蓋目既閉則不復見人鷓鴣性好潔獵人於茂林間爭掃地稍散穀於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䊧竿取之麂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逕無問遠近也村民結繩為繯置其所行處麂足一絓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江南多土

蜂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紙帶粘於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蹑尋得之熏取其子蟲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容齋隨筆卷十三

容齋隨筆卷十四 十七則

宋 洪邁 撰

張文潛論詩

前輩議論有出於率然不致思而於理近礙者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邪予謂三百篇固有所謂女婦小賤所為若周公召

康公穆公衞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蘇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素其姓氏明見於大序可一槩論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戸本自言農民出入之時耳鄭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為蟋蟀正巳不然今直稱此五句為深於文章者豈其餘不能過此乎以是論詩隘矣

漢祖三詐

漢高祖用韓信為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旣定趙高祖

自成臯度河晨自稱漢使馳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項羽死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僞遊雲夢而縛信夫以豁達大度開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終於謀逆蓋有以啟之矣

有心避禍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然有不可一槩論者董卓盜執國柄築塢於郿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殊不知一敗則掃地豈容老於塢耶公

孫瓚據幽州築京於易地以鐵為門樓櫓千重積穀三百萬斛以為足以待天下之變殊不知梯衝舞於樓上城豈可保耶曹爽為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旦暮耳富可復得耶張華相晉當賈后之難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坼勸其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竟為趙王倫所害方事勢不容髮而欲以靜待又可嗤也他人無足言華博物有識亦闇於幾事如此哉

蹇解之險

蹇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諸爻皆有蹇難之辭獨六二重言蹇蹇說者以為六二與九五為正應如臣之事君當以身任國家之責雖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濟之此解釋文義之旨也若尋繹爻畫則有說焉蓋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為坎體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動而免乎險矣六三將出險乃有負乘致寇之咎豈非上承

九四六五又為坎乎坎為輿為盜旣獲出險而復蹈焉宜其可醜而致戎也是皆中爻之義云

士之處世

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禄當如優伶之為參軍方其據几正坐噫嗚訶箠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覩金珠珍玩當如

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張全義治洛

唐洛陽經黃巢之亂城無居人縣邑荒圮僅能築三小城又遭李罕之爭奪但遺餘堵而已張全義招懷理葺復為壯藩五代史於全義傳書之甚畧資治通鑑雖稍詳亦不能盡輒采張文定公所著搢紳舊聞記芟取其

要而載於此曰今荆襄淮沔創痍之餘綿地數千里長民之官用守邊保障之勞超階擢職不知幾何人其真能髣髴全義所為者吾未見其人也豈局於文法譏議有所制而不得騁乎全義始至洛於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將人給一旗一牓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之曰

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户至數千於農隙時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劒為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即時擒捕闗市之賦迨於無籍刑寛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内號為富庶於是奏每縣除令簿主之喜民力耕織者知某家蠶麥善必至其家悉召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綵遺之布衫裙袴喜動顔色見稼田中無草者必下馬觀之召田主賜衣服若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則集衆決責之或訴以闕牛則召

責其鄰伍曰此少牛如何不衆助自是民以耕桑為務家家有蓄積水旱無饑人在任四十餘年至今廟食嗚呼今之君子其亦肯以全義之心施諸人乎

博古圖

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匜因取一冊讀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于此父癸匜之銘曰爵方父癸則為之說曰周之君臣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

子曰哀公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為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為周物且以為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匜之銘曰仲姞義母作則為之説曰晉文公杜祁讓偪姞而巳次之趙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姞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姞姓女多矣安知此為偪姞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為母哉既言仲姞自名又以

為襄公為杜祁所作然則為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匜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為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為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是明年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即真位遂以其日為始建國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却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楚姬寳盤則為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

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為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乎且湣王在齊諸王中最為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銅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為之説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鑄為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積山鑄錢乃吳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預焉其可笑五也觀此數説他可知矣

士大夫論利害

士大夫論利害固當先陳其所以利之實然於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當科别其故使人主擇而處之乃合毋隱勿欺之義趙充國征先零欲罷騎兵而屯田宣帝恐虜聞兵罷且攻擾田者充國曰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誡令兵出而虜絶不為冦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非所以視蠻夷也班勇乞復置西域校尉議者難曰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

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埶必弱為患微矣若埶歸北虜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此二人論事可謂極盡利害之要足以為法也

舒元輿文

舒元輿唐中葉文士也今其遺文所存者才二十四篇既以甘露之禍死文宗因觀牡丹摘其賦中䌓句曰向者如迓背者如訣拆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怨仰者如悅為之泣下予最愛其玉筯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

書其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此銘有不可名言之妙而世或鮮知之

絶唱不可和

韋應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詩曰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其為高妙超詣固不容夸説而結尾兩句非復語言思索可到東坡

在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一杯羅浮春遠餉采薇客遥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菴中人空飛本無迹劉夢得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為後之詩人無復措詞坡公倣之曰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真與之齊驅獨此二者比之韋劉為不侔豈非絶唱寡和理自應爾耶

贈典輕重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從官丞郎直學士以降身没大抵無贈典唯尚書學士有之然亦甚薄余襄公王素自工書得刑書蔡君謨自端明禮侍得吏侍耳元豐以後待制以上皆有四官之恩後遂以為常典而致仕又遷一秩梁揚祖終寶文學士宣奉大夫既以致仕轉光禄遂贈特進龍圖學士蓋以為銀青金紫特進只三官故增其職是從左丞得僕射也節度使舊制贈侍中或太尉官制行多贈開府秦檜創立檢校少保之例以贈王德

葉夢得張澄近歲王彦遂用之實無所益也元祐中王巖叟終於朝奉郎端明殿學士以嘗簽書樞密院故超贈正議大夫楊愿終於朝奉郎資政殿學士但贈朝請大夫以執政而贈郎秩輕重為不侔皆掌故之失也

揚之水

左傳所載列國人語言書訊其辭旨如出一手說者乃以為皆左氏所作予疑其不必然乃若潤色整齊則有之矣試以詩證之揚之水三篇一周詩一鄭詩一晉詩

其二篇皆曰不流束薪不流束楚邛之谷風曰習習谷風以隂以雨雅之谷風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在南山之陽在南山之下在南山之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在河之滸在河之漘在河之涘山有樞隰有榆山有苞櫟隰有六駮山有蕨薇隰有杞桋言秣其馬言采其蝱言觀其旂言韔其弓皆雜出於詩詩而興致一也蓋先王之澤未遠天下書同文師無異道人無異習出口成言皆止乎禮義是以不謀而同爾



李陵詩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以為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為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為可信也

大曲伊涼

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熈石










渭也涼州今轉為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其實從西涼府來也凡此諸曲唯伊涼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聊紀十數聯以資談助如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絃聲款逐側商調裏唱伊州鈿蟬金鴈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公子邀歡月滿樓雙成揭調唱伊州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西部頭梨園弟子和涼州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空數米嘉榮霓裳奏罷唱梁州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

聽唱涼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别離曲聲聲飛出舊梁州

只愁拍盡涼州杖畫出風雷是撥聲一曲涼州今不清

邊風蕭颯動江城滿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梁州曲

昨夜蕃軍報國讐沙州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主恩澤

無人解道取涼州皆王建張祐劉禹錫王昌齡高駢温

庭筠張籍諸人詩也

元次山元子

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

有元子十卷李紓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澶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𠘨方國二十國事最為譎誕其略云方國之僊盡身皆方其俗惡圓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胸露心曰此心圓耶圓國則反之言國之僊三口三舌相乳國之僊口以下直為一竅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膚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韙至云惡國之僊男長大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僊父母見子如臣見君

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俗子孫長大則殺之如此之類皆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若此書不作可也惜哉

次山謝表

元次山為道州刺史作舂陵行其序云州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

又即獲罪戾吾將静以安人待罪而已其辭甚苦大略云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朝飡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絶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扑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寛大恩但有迫催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又賊退示官吏一篇言賊攻永破邵不犯此州葢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征斂其詩云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

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征斂者迫之如火煎二詩憂民慘切如此故杜老以為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為邦伯天下少安立可待矣遂有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之句今次山集中載其謝上表兩通其一云今日刺史若無武畧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則亂將作矣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税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

者蓋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其二云今四方兵革未寧賦斂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刻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為州縣長官觀次山表語但因謝上而能極論民窮吏惡勸天子以精擇長吏有謝表以來未之見也世人以杜老褒激之故或稍誦其詩以中興頌故誦其文不聞有稱其表者予是以備録之以風後之君子次山

臨道州歲在癸卯唐代宗初元廣德也

光武仁君

漢光武雖以征伐定天下而其心未嘗不以仁恩招懐為本隗囂受官爵而復叛賜詔告之曰若束手自詣保無他也公孫述據蜀大軍征之垂滅矣猶下詔喻之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遣馮異西征戒其平定安集為急怒吴漢殺降責以失斬將弔民之義可謂仁君矣

蕭銑舉荆楚降唐而高祖怒其逐鹿之對誅之於市其隘如此新史猶以高祖為聖豈理也哉

容齋隨筆卷十四

容齋隨筆卷十五

宋 洪邁 撰

張文潛哦蘇杜詩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締絶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為黄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閒誰是長年者此老杜玉華宮詩也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

凡三日見其吟哦此詩不絶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
風雅鼔吹未易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
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遂誦
其離黄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
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
煙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别之豈
無情老淚為一洒篙工起鳴鼔輕櫓健於馬聊為過江
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黙喻

也又好誦東坡棃花絶句所謂棃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者每吟一過必擊節賞歎不能已文潛蓋有省於此云

任安田仁

任安田仁皆漢武帝時能臣也而漢史載其事甚略褚先生曰兩人俱為衛將軍舍人家監使養惡齧馬仁曰不知人哉家監也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會賢大夫趙禹來悉召

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將軍上籍以聞詔召此二人帝遂用之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内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誅死觀此事可見武帝求才不遺微賤得人之盛誠非後世所及然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與褚先生所書為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皆闕

文也

杜延年杜欽

前漢書稱杜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論議持平合和朝廷杜欽在王鳳幕府救解馮野王王尊之罪過當世善政多出於欽予謂光以侯史吳之事一朝殺九卿三人延年不能諫王章言王鳳之過天子感寤欲退鳳欽令鳳上疏謝罪上不忍廢鳳鳳欲遂退欽說之而止章死衆庶冤之欽復說鳳以為

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若此則流言消釋矣鳳白行其策夫新莽盜國權輿於鳳鳳且退而復止皆欽之謀若欽者葢漢之賊也而謂當世善政出其手豈不繆哉

范煜作史

范煜在獄中與諸甥姪書曰吾旣造後漢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旣任情無例不

可甲乙唯志可推耳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曄之高自夸詡如此至以謂過班固固豈可過哉曄所著序論了無可取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

泰諸篇者蓋亦有數也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

唐詩人有名不顯者

温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没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奐暢諸二詩二人皆當時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予觀少陵集中所載韋迢郭受詩少陵酬荅至有新詩錦不如自得隨珠覺夜明之語則二人詩名可知矣然非編之杜集幾於無傳焉又有嚴惲惜花一絶云春光冉冉歸

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前人多不知誰作乃見於皮陸唱和集中大率唐人多工詩雖小說戲劇鬼物假託莫不宛轉有思致不必顓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蘇子由詩

蘇子由南窻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窻朝日昇展轉守牀榻欲起復不能開户失瓊玉滿堦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

我何苦心疎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以為人間當有數百本蓋閑淡簡逺得味外之味云

呼君為爾汝

東坡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王公之貴天下貎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予謂此論特後世之俗如是爾古之人心口一致事從其真雖君臣父子之間出口

而言不復顧忌觀詩書所載可知矣箕子陳洪範對武王而汝之金縢策祝周公所以告大王王季文王三世祖考也而呼之曰爾三王自稱曰予至云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殆近乎相質責而邀索也天保報上之詩曰天保定爾俾爾戩穀閟宮頌君之詩曰俾爾富而昌俾爾昌而熾及節南山正月板蕩卷阿旣醉瞻卬諸詩皆呼王為爾大明曰上帝臨女指武王也民勞曰王欲玉女指厲王也至

或稱為小子雖幽厲之君亦受之而不怒嗚呼三代之風俗可復見乎晉武公請命乎天子其大夫賦無衣所謂不知子之衣亦指周王也

世事不可料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撊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喟然之歎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内身為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

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温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為哉

蔡君謨帖語

韓獻肅公守成都時蔡君謨與之書曰襄啓歲行甫新魯鈍之資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務其於精力不堪勞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聞年來補治有方當愈彊健果

如何哉襄於京居尚留少時佇君還軫伸眉一笑傾懷之極今因樊都官西行奉書問動靖不一一襄上子華端明閣下此帖語簡而情厚初無寒溫之問寢食之祝講德之佞也今風俗日以媮薄士大夫之猥浮者於尺牘之間益出新巧習貫自然雖有先達篤實之賢亦不敢自拔以速嘲罵每詒書多至十數紙必繫銜相與之際悉忘其真言語不情誠意掃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丈僣紊官稱無復差等觀此其少愧乎憶二紀之前予

在館中見曾監吉甫與人書獨不作劄子且以字呼同舍同舍因相約云曾公前輩可尊是宜曰丈餘人自今各以字行其過誤者罰一直行之幾月從官郎省欣然皆欲一變而有欲敗此議者載酒飲同舍乞仍舊於是從約皆解遂不可復革可為一歎

孔氏野史

世傳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書於清江劉靖之所載趙清獻為青城宰挈散樂妓以歸為邑尉追

還大慟且怒又因與妻忿爭由此惑志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馬温公為通判夫人生日温公獻小詞為都漕唐子方峻責歐陽永叔謝希深田元均尹師魯在河南携官妓游龍門半月不返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荅范文正與京東人石曼卿劉潜之類相結以取名服中上萬言書甚非言不文之義蘇子瞻被命作儲祥宫記大貂陳衍幹當宫事得旨置酒與蘇高會蘇隂使人發御史董敦逸即有章疏遂墮計中又云子瞻四六表章

不成文字其他如潞公范忠宣吕汲公吴冲卿傅獻簡諸公皆不免譏議予謂決非毅甫所作蓋魏泰碧雲騢之流耳温公自用龐頴公辟不與潞公子方同時其謬妄不待攻也靖之乃原甫曾孫佳士也而跋是書云孔氏兄弟曾大父行也思其人欲聞其言久矣故録而藏之汪聖錫亦書其後但記上官彦衡一事豈弗深考云

有若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没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為師

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歷卜祝之學何足以為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若似聖人欲以

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為非君子之言又以為夫子有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為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為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貌狀之似而師之耶世所圖七十二賢畫象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張天覺為人

張天覺為人賢否士大夫或不詳知方大觀政和間時名甚著多以忠直許之蓋其作相適承蔡京之後京弄國為姦天下共疾小變其政便足以致譽飢者易為食故蒙賢者之名靖康初政遂與司馬公范文正同被褒典予以其實攷之彼直姦人之雄爾其外孫何麒作家傳云為熙寧御史則逐於熙寧為元祐廷臣則逐於元祐為紹聖諫官則逐於紹聖為崇寧大臣則逐於崇寧

為大觀宰相則逐於政和其跡是矣而實不然為御史
時以斷獄失當為密院所治遂摭博州事以報之三樞
密皆乞去故坐貶為諫官時首攻内侍陳衍以摇宣仁
至比之於吕武乞追奪司馬公吕申公贈謚仆碑毁樓
論文潞公背負國恩吕汲公動摇先烈辯吕惠卿蔡確
無罪後以交通頼昌富民蓋漸故又貶元符末除中書
舍人謝表歴詆元祐諸賢云當元祐之八九年擢黨人
之二十輩及在相位乃以與郭天信交結而去耳平生

言行如此而得美譽則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章子厚門下客其始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詞天覺所作是以得執政云

為文論事

為文論事當反復致志救首救尾則事詞章著覽者可以立決陳湯斬郅支而功未録劉向上䟽論之首言周方叔吉甫誅獫狁次言齊桓公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李廣利靡億萬之費捐五萬之師厪獲宛王之首

孝武不録其過封為列侯末言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皆裂土受爵然後極言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又曰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天子乃下詔議封蓋其一疏抑揚援證明白如此故以丞相匡衡中書石顯出力沮害竟不能奪不然衡

顯之議豈區區一故九卿所能亢哉

連昌宮詞

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揺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

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禄山宫裏養作兒號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揺五十年來作瘡痏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乞廟謀休用兵之語葢元和十一二年間所作殊得風人之旨非長恨比云

二士共談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菩薩隨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説妙法子觀杜少陵寄

李太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真踐此言時得洒掃撰杖屨於其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啓聰擊蒙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張子韶祭文

先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道出南安時猶未聞檜相之死張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其情旨哀愴乃過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

京師老吏

京師盛時諸司老吏類多識事體習典故翰苑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据案細讀疑誤輒告劉嗣明嘗作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為長堪為君真善頌也吏拱手曰内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為嫌旣克長又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亟易之靖康歲都城受圍禦禦敵器甲刓弊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閒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珏即

具稾欲獻於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珏將上馬立俟之既至而結銜脫兩字趣使更寫至于三其誤如初珏怒責之逡巡對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妄有管見在禮祭服敝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然容臺之職唯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俟朝廷來索則納之賢於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珏愧歎而止後每為人言嘉賞其意今之胥徒雖公府右職省寺掌故但能鼓扇猥浮顧賕謝為業簿書期會之間乃漫不

之曉求如彼二人豈可得哉

曹操唐莊宗

曹操在兖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而陳宫潛迎吕布為兖牧郡縣皆叛賴程昱荀彧之力全東阿鄄范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為東平相唐莊宗與梁人相持於河上梁將王檀乘虚襲晉陽城中無備幾陷者數四賴安金全帥子弟擊却之於内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於外晉陽獲全而莊宗以策非

已出金全等賞皆不行操終有天下莊宗雖能滅梁旋踵覆亡考其行事槩可睹矣

雲中守魏尚

史記漢書所記馮唐救魏尚事其始云魏尚為雲中守與匈奴戰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臣以為陛下賞太輕罰太重而又申言之云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重言雲中守及姓名而文勢益遒健有力今人無

此筆也

容齋隨筆卷十五

容齋隨筆卷十六 十九則

宋 洪邁 撰

文章小伎

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為尊雖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為失言不可以訓文章豈小事哉易賁之彖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稱帝堯煥乎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詩美衛武公亦云有文章堯舜禹湯

文武成康之聖賢桀紂幽厲之昏亂非詩書以文章載之何以傳伏羲畫八卦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何以傳孔子至言要道託孝經論語之文而傳曾子子思孟子傳聖人心學使無中庸及七篇之書後人何所窺門户老莊絶滅禮學忘言去為而五千言與内外篇極其文藻釋氏之為禪者謂語言為累不知大乘諸經可廢乎然則詆為小伎其理謬矣彼後世為詞章者逐其末而忘其本翫其華而落其實流宕自遠非文章過

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愛文章文章日自負文章實致身文章開突奥文章憎命達名豈文章著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誣海内文章伯文章曹植波瀾闊庾信文章老更成豈有文章驚海内每語見許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類多指詩而言所見狹矣

三長月

釋氏以正五九月為三長月故奉佛者皆茹素其説云天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贍部

洲故當食素以徼福官司謂之斷月故受驛劵有所謂羊肉者則不支俗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之或人以謂唐日藩鎮涖事必大享軍屠殺羊豕至多故不欲以其月上事今之他官不當爾也然此說亦無所經見予讀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齊書云高洋謀簒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來已久

竟不能曉其義及出何經典也

兄弟直西垣

秦少游集中有與鮮于子駿書云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予以其時考之蓋元祐二年謂蘇子由曾子開劉貢甫也子由之兄子瞻子開之兄子固子宣貢甫之兄原甫皆經是職故少游有此語云紹興二十九年予仲兄始入西省至隆

興二年伯兄繼之乾道三年予又繼之相距首尾九歲予作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比之前賢實為遭際固為門户榮事然亦以此自愧也

續樹萱録

頃在秘閣抄書得續樹萱録一卷其中載隱君子元撰夜見吴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詠事李翰林詩曰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間

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緑頭鴨兒咂萍藻采蓮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戰北窻風霜葉沿階貼亂紅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領寛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閒人白少傅曰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李賀曰魚鱗甃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挂團壁三人皆未終篇細味其體格語句往往逼真後閱秦少游集有秋興九首皆擬唐人前所載咸在焉關子東為秦集序云擬古數篇曲盡唐人之體正謂是也何子楚云續萱録乃王

性之所作而託名他人今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博喻一曰全若虛一曰元撰詳命名之義蓋取諸子虛亡是公云

館職名存

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為名流其高者曰集賢殿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直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祕閣次曰集賢祕閣校理官卑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檢討均謂之館職記注官缺必於

此取之非經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誥者官至員外郎則任子中外皆稱為學士及元豐官制行凡帶職者皆遷一官而罷之而置祕書省官大抵與職事官等反為留滯政和以後增修撰直閣貼職為九等於是材能治辦之吏貴游乳臭之子車載斗量其名益輕南度以來初除校書正字往往召試雖曰館職不輕畀然其遷敘反不若寺監之徑捷至推排為郎即失其故步混然無別矣

南宮适

南宫适問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可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荅故夫子俟其出而歎其為君子奬其尚德至於再言之聖人之意斯可見矣然明道先生云以禹稷比孔子故不荅范淳父以為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荅弗敢當也楊龜山云禹稷之有天下不止於躬稼而已孔子未盡然其言故不荅然而不正之者不責備於其言以沮其尚德之志也與所謂雍之言然則異矣予竊謂南宫之問初無以禹稷比孔子之

意不知二先生何為有是言若龜山之語淺之巳甚獨謝顯道云南宮适知以躬行為事是以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當時發問間必有目擊而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荅也其説最為切當

吳王殿

漢高祖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吳芮為長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吳王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趙佗先有南海後擊并桂林象郡則芮所有但長沙

一郡耳按芮本為秦番陽令故曰番君項羽已封為衡山王都邾邾邾今之黄州也復侵奪其地故高祖徙之長沙而都臨湘一年薨則其去番也久矣今吾邦猶指郡正廳為吳王殿以謂芮為王時所居牛僧孺玄怪録載唐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因止州宅誕育為神人擊死後有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漢鄱陽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皆非也

王衞尉

漢高祖怒蕭何謂王衛尉曰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唐太宗疑三品以上輕魏王責之曰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躓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横耳魏鄭公曰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非禮尋皆罪黜不可以為法亦何足道觀高祖太宗一時失言二臣能因其所言隨即規正語意既直於激切中有婉順體可謂得

諫爭之大義雖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聽乎

前代為監

人臣引古規戒當近取前代則事勢相接言之者有證聽之者足以監詩曰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周書曰今惟商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又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商又曰有商受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周公作無逸稱商三宗漢祖命群臣言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命陸賈著秦所以失天下張釋之為

文帝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賈山借秦為喻賈誼請人主引商周秦事而觀之魏鄭公上書於太宗云方隋之未亂自謂必無亂方隋之未亡自謂必無亡臣願當今動靜以隋為監馬周云煬帝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張元素諫太宗治洛陽宮曰乾陽畢功隋人解體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若此役不息同歸於亂耳考詩書所載及漢唐諸名臣之論有國者之龜鏡也議論之臣宜以為法

治盜法不同

唐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乃出庫錢置三市置牓其上曰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潛曰汝既知吾有牓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殺盜於市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

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無一人為盜予每讀此事以為策之上者及得李公擇治齊州事則又不然齊素多盜公擇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為兵使直事鈐下間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繇富家為之囊使盜自相推為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擇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予乃知治世間事不可泥紙上陳迹如安潛之法可謂善矣而齊盜反恃此以為

沈命之計則變而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

和詩當和意

古人酬和詩必荅其來意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荅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杜集數篇略紀于此高適寄杜公云媿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詩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

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班遥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嚴荅云卧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黄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荅云藥裹關心詩摠廢皆鐘磬在簴扣之則應往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稷有天下

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是時稷始封於邰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

一世人材

一世人材自可給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無問其取士之門如何也今之議者多以科舉經義詩賦為言以為

詩賦浮華無根柢不能致實學故其説常右經而左賦是不然成周之時下及列國皆官人以世周之劉單召甘晉之韓趙荀魏齊之高國陳鮑衛之孫甯孔石宋之華向皇樂鄭之罕駟國游魯之季孟臧展楚之鬬蔿申屈皆世不乏賢與國終畢漢以經術及察舉魏晉以州鄉中正東晉宋齊以門第唐及本朝以進士而參之以任子皆足以盡一時之才則所謂科目特借以為梯階耳經義詩賦不問可也

王逢原

王逢原以學術邢居實以文采有盛名於嘉祐元豐間然所為詩文多怨抑沉憤哀傷涕泣若辛苦憔悴不得其平者故皆不克壽逢原年二十八居實纔二十天畀其才而嗇其壽吁可惜哉

吏文可笑

吏文行移只用定本故有絕可笑者如文官批書印紙雖宫觀嶽廟亦必云不曾請假或已登科級見官臺省

清要必云不曾應舉若試刑法予在西掖時漢州申顯
惠侯神頃係宣撫司便宜加封昭應公乞換給制書禮
寺看詳謂不依元降指揮於一年限内自陳欲符下漢
州告示本神知委予白丞相别令勘當乃得改命淳熙
六年予以大禮恩澤改奏一歲兒吏部下饒州必欲保
官狀内聲說被奏人曾與不曾犯決笞有無翦刺及曽
與不曽先經補官因罪犯停廢别行改奏又令供與予
係是何服屬父之於子而問何服屬一歲嬰兒而問曽

與不曾入仕坐罪豈不大可笑哉

靖康時事

鄧艾伐蜀劉禪既降又勑姜維使降於鍾會將士咸怒拔刀斫石魏圍燕於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至數千人相率請於燕主慕容隆言之尤力為慕容麟沮之而罷契丹伐晉連年晉拒之每戰必勝其後杜重威陰謀欲降命將士出陳於外士皆踊躍以為出戰既令解甲士皆慟哭聲振原野予頃修靖康實録竊痛一時

之禍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數十萬曽不能北向發一矢獲一敵端坐都城束手就斃虎旅雲屯不聞有如蜀燕晉之憤哭者近讀朱新仲詩集有記昔行一篇正敘此時事其中云老种憤死不得戰汝霖疽發何由痊乃知忠義之士世未嘗無之特時運使然耳

并韶

梁武帝時有交趾人并韶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而吏部尚書蔡撙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韶恥之遂還

鄉里謀作亂夫用門地族望為選舉低昂乃晉宋以來弊法蔡撙賢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讖緯之學

圖讖星緯之學豈不或中然要為誤人聖賢所不道也眭孟覩公孫病已之文勸漢昭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實應之孟以此誅孔熈先知宋文帝禍起骨肉江州當出天子故謀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武實應之熈先以此誅當塗高之讖漢光武以詰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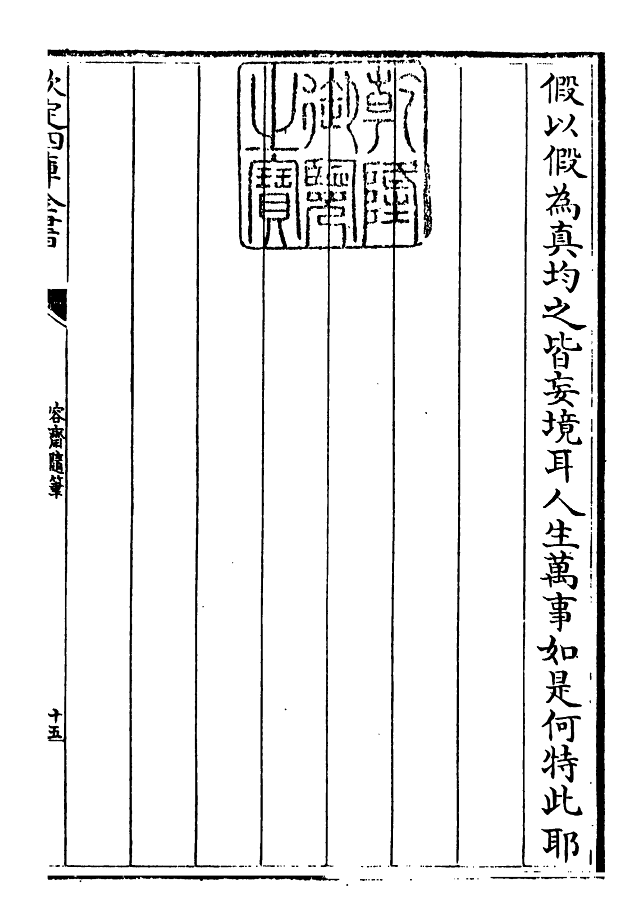
孫述袁術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應之以取滅亡而其兆爲曹操之魏兩角犢子之讖周子諒以劾牛仙客李德裕以議牛僧孺而其兆爲朱温隋煬帝謂李氏當有天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將竊國命遂濫五娘子之誅而阿武婆幾易姓武后謂代武者劉劉無强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殺之而劉幽求佐臨淄王平内難韋武二族皆殄滅晉張華郭璞魏崔伯深皆精於天文卜筮言事如神而不能

免於身誅家族況其下者乎

真假皆妄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故有江山如畫天開圖畫即江山身在畫圖中之語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黄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為

假以假為真均之皆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容齋隨筆卷十六